



# 識得自性便是佛 無須向外弛求

——讀黃檗「傳心法要」

沈詩醒

世界上一切學問，都不外對宇宙與人生之眞理的探索。所謂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而立各家之說是也。中國先儒曾說：「不知天無以知人」，蘇格拉底亦教人說：「你要知道你自己」。這實在是不可偏廢的一個總體的兩面。隨着現代科學日益昌盛和高度發展，當今處在微電子信息時代的人們，已不再滿足對宇宙宏觀和物理微觀世界的探索，進而發展到對人類自身之探索。一個新興學科——生命科學，正以勃勃生機在發展着。遺傳工程學、分子生物學中有關人類之起源，大腦之結構，生命之奧秘等課題，似乎對人們具有更大的誘惑力，自天外來客與人體特異功能的發現，拉開了這一領域的序幕後，所謂修行煉丹、成仙成佛等命題，已不局限於宗教的範圍，而開始涉足於科學的領地。尤其是佛學中的禪學，風靡於地球的東西兩側，使人們在修身養性，開發智力上，不無裨益。因此，借助人類所特有的思維能力，

來自我觀點，自我發現，自我認識，已不僅僅是科學發展的需要，而是科學本身的需要。

所謂「自我觀照」就是反求諸己，對鏡自照，通過自我反省，自我發現和認識的過程，來達到返樸歸眞，眞實自顯的境界。古人說：「我日三省吾身」，「靜坐常思己過」，「六祖壇經」亦曰：「常見自己過，與道即相當」。這個「道」，就是佛道。若能把握「天真無邪」，不向外馳求，識其本源清淨之心，便得當下悟入，而頓成佛身。佛者，覺也，覺者，自覺、覺悟也。覺悟者，就自身而言，乃是心口合一；就自他而言，乃是內外合一；若於自性清淨中，返於自然，便能照見五蘊（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）皆空（空，指現象世界的一切皆屬虛妄不實）。法空、我空，無有執着。無有執着，故能無爲而無不爲也。這種無爲而無

不為，乃是人的智慧達到一定的高度，如同原子彈爆炸後，到釋放出來的能量。一種出自內心，不可抑止的奮發向上的力，一種不謀私利的無我獻身精神，反過來又有益於自身和眾生。

因此，自我觀照，能使我們發現人體內蘊藏着巨大的智慧；自我認識，能使人們有效地將這一潛力開發出來，運用於物質世界。這就是科學中「能量轉換」原理與佛家中「心能轉物」的妙諦。人們一旦自我發現，自我認識，便登上了通向智慧之巔的途徑，進入佛的境地。

通常，人們往往視「我」與「心」為兩體，以「我」之「心」去向外覓「法」求「佛」。殊不知，這是迷顯互殊，不識自家珍寶。佛說心、佛，眾生本無差別，我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法；法即是佛，佛即是心，心即是我。何處可於心外著物，向外覓求？黃檗曰：「諸佛與一切眾生，唯一心，更無別法。此心無始以來，不會生不會滅，不青不黃，無形無相，不屬有無，不計新舊，非長非短，非大非小，超過一切限量、名言、踪跡、對待，當體便是，動念即乖。猶如虛空，無有邊際，不可測度。唯此一心即是佛。佛與眾生更無別異」（見「傳心法要」），上元湛愚老人亦曰：「心即我也，我即心也，非我有此心也。我有此心，則心與我有二矣。人當起念時，認以為心。要知念有生滅，常住真心豈有生滅？既常住真心無有生滅，則其光明普照亦無有取滅。自無始至今，照見諸佛成佛，照見一切眾生輪轉。此能照之心，人人皆具，非今衰古盛，智有愚無」。又曰：「心者我也，即常住真心也。十方如來與大地一切眾生，總在此常住真心中行住坐臥。自無始至今當下，並無一刻能離，惟悟者，則為如來；迷者，則為眾生，非有甚奇異也。既有此常住本體，則自然有無量光明無量作用，皆從此常住真心發現。自然而然，不用修學」（見「心燈錄」）。可見，佛與眾生，僅一悟一迷之差。

那麼如何才能轉覺離迷，明心見性呢？這顯然是一個屬於精神領域的問題，但決不是「唯心」對「唯物」的反面。「唯」，佛家言：「不離也」。唯物者，不離物；唯心者，不離心。所謂「心」，並非某個生物器官，而是人類通過感覺器官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這五根，對外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那五塵發生作用後，反映到大腦而成的一種意識。這種意識，乃是對境起念，念念相續而成。雖然後念一起，前念即滅，但就在這剎那的變化之中，前後始終是相連相續的，同樣，主觀意識對客觀事物的反映，也在隨着各自的不斷變化而變化的。因此，誠如「金剛經」所言：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」。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。這個「心」，從廣義來說，就是生命之流，意識之流。「心」既是如此，那與「心」相對的「物」，當然就是現象與本質相結合的物理世界，整個宇宙所指了。兩者雖相反，實相成也。因為心離物而不顯，物離心而不存。客觀對象，必須通過主觀意識而起作用。這就是精神與物質，能與所之間相互為用的關係。

誠然，物質問題說到底，離不開精神的轉依作用。譬如一個人，有自然與社會雙重性。就自然人而言，是有各種元素、生物細胞、神經系統、血肉皮骨、內外器官等組合而成的具有各種生理功能的動物，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他又以獨具思維能力而高於一般動物，成為萬物之靈。前者是物質的，後者是精神的。那麼從人體和思維這個角度來看，人就自然成了物質與精神的複合體。再就社會人而言，自嬰兒呱呱墜地起，經過幼兒、童年、少年、青年、成年等各個生長時期，無時無刻不在同外界發生聯繫。從血緣到地緣，親緣到人緣，父母的哺育，文化的教育，風俗的沿革乃至社會的影響……於衣食住行，文化娛樂中，使人逐漸形成自己的世界觀與人生觀。這又不外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調和。

由此，概括人的一生：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是對時間的佔有；人的一切活動，從家庭到社會，是對空間的佔有。推而至於宇宙，亦復如是。宇宙本為時空概念的組合。中古哲人曰：上下四方為宇，往古來今為宙；印古哲人擴為世界曰：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為世，上下八方（東、西、南、北、東南、東北、西南、西北）為界。因此，世界萬物自產生、發展、到消亡，無時無刻不在時空間架（亦即範疇）中進行的。無時無刻不在受着因果律的支配。從宇宙天體的形成到自然界以至於人類，莫不如此，過去的積累是因，現在的發生是果；現在的積累為因，將來的？化為果。因果重重，相續無盡，無不剎那變滅生死相連的。上溯過去無始，下推未來無終，一切事物的生起，都是由各種現象相互關聯所造成的。然後經過成、住、異、滅四個階段，又孕育了新生命的開始。這種萬物遷流不息的現象，可以約為四個字：即「生命之流」。如一顆種子入土，經過發芽、生根、開花，最後結果。其果，又為下一代生命的種子。又如人生在世，只是人類生命長河中的一現，縱然活上幾十、幾百歲，也不免一死，從我們的祖先……高祖、曾祖、祖父、父親到自己，推至兒子、孫子、曾孫、玄孫……子子孫孫，皆在生死流轉中，相傳無盡的——其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，不知經過了多少世多少代的更替，猶如「種子說」一般，從遺傳學和生命再現來看，這就是同體中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」的道理。如一個胎兒在母腹中，其整個孕育過程經歷了從最初如原生動物、海綿動物，以後如腔腸動物、棘皮動物，然後具有原始脊索動物的脊索，稍後有魚類鰓囊的痕跡，再後有低等哺乳動物的尾布和體毛，更後有脫離原始低等動物而進入高級階段，最後為人的形態直至脫胎於母體，將生物進化約幾千萬年的歷史，都重新復演了一遍；將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跡都攝入體內。可見生命之價值，人類智慧之寶貴。

然「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」。世間事物，萬象森然，無不由「緣」而起，由條件構成。常言所指為某事某物，皆象緣和合，等流相續的假相而已，如種子的生長，必須靠土壤、空氣、水分、陽光、肥料等，又如人在成長的過程中，離不開衣食住行。只

有在溫飽中求生存，方能於生存中求發展，以確保生命之樹不謝，而趨於人格之完成。如果抽去其中任何一個條件，那歷就無法構成一個完整的過程。因此，人生就像一個錯綜的網，舉一目即統攝了一切，說一切又綜合歸結於一。僅就人的活動而言，沒有一息不與全人類、全宇宙的呼吸相通。一手指可以攪動太平洋的海水，一呼吸可以變化全世界的空氣，正如梁啟超論史，說：「史之為態，若激水然，一波才動萬波隨，舊金山金門之午潮，與上海吳淞口之夜汐，鱗鱗相接，如環無端也。其發動力有大小之分，則其蕩激亦有遠近之異。一個人方寸之動；而影響及於一國，一民族之舉足左右，而影響及於世界者比比然也。」就戰爭一事，足以證之。而有些小事，肉眼所不能見之者，只因其動，其變太微罷了。縱觀歷史，橫察現世，既然我們看到了宇宙天地如此廣闊無垠，生命之流源遠流長，無始無終，我們自然就能把心量擴大至無限，使人的精神世界在與宇宙實相，相吻合中，無有滯礙。並通過自我認識和對現象世界的認識，從而契悟宇宙人生之真諦，達到法空、無我的境界。威廉·詹姆士說：「認識是一種意識作用；因此，它所包含的第一個因素就是一種能夠產生認識意識的狀態」。（見『認識作用』）。「意識狀態」包含兩個因素：一為統攝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前六識的第七識，佛學中稱「末那識」，即意根；一為第八識，佛學中稱「阿賴耶識」，即藏識、潛意識。前者是可以知覺的，後者是難意識的下意識或本能。而「一種能夠產生認識的意識」，正是一種自覺的意識狀態。如前所述，當我們自身在與天地精神往來中，感覺到「我」僅是代名詞，並非真有；「心」僅是「意識之流」，並無實體；「法」僅是自我觀照、自我發現的過程，於心外並無他法；「佛」僅是自我認識，自覺，於心外並無一佛時，我們就無所謂「執着」，更無所謂「覓求」了。這種從「我」、「心」、「法」、「佛」的統一，到「無我」、「無心」、「無法」、「無佛」的統一，便是一種自覺狀態中的意識作用。這一作用，足以使我們解脫精神的羈絆，心靈得以淨化而歸於本源、本性。（下轉第12頁）

正。

近來這些學徒，沒有不於此道門，猶豫不決，未明此旨，快快不樂。一天到晚在懷疑着，沒有人能加以決定。

幸遭高判，宗徒劃然，叩關之儔，蔚登玄室，真可謂法輪再轉於閻浮，道光重映於千載者矣。

現在有幸了，逢到皇上高明的判定。問題劃的一聲解決了，扣關門而欲入道的一班人，大批的登堂入室了，真可說是：佛法之輪重轉於閻浮，佛道之光復映於千載之下了。中國自謂亦在南閻浮提州，姚秦之世，距佛涅槃千餘年，所以這樣說。

今演論之作旨，曲辨涅槃無名之體，寂彼廓然排方外之談。

今將論中之意旨，加以演說，委曲辯明涅槃無名之體，孔子說：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，他們排除方外之談，認為是空廓廓的一無所有。這種斷滅的論調，將他寂止下來。

條牒如後，謹以仰呈，若少參聖旨，願勅存記，如其有差，伏承指授，僧肇言。

一條一條寫錄在後面，謹以仰呈皇上。假使有些符合聖旨的，希望勅令存下登記。如其有錯誤的話，伏願承蒙指授，後又具名僧肇言。在表的首尾都具名，所以示其始終。

泥曰、泥洹、涅槃，此三名前後異出，蓋是楚夏不同耳，云涅槃音正也。

有譯泥曰，有譯泥洹，有譯涅槃，是前人後人翻譯的不同，都是譯音，因為南北方言不同，楚地夏地各各譯之，用字各異了，比較起來，譯涅槃，音為正確，嗣後遂通用涅槃。

(未完)

(上接第15頁「識得自性便是佛無須向外馳求」)

弘忍說：「無上菩提，須得言下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不生不滅。於一切時中，念念自見，萬法無滯。一真一切真，萬境自如如。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實。若如是見，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。」又慧能說：「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。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」(見「壇經」)。因此，識得自性，猶如千年暗室一燈明，照見自身是佛，從此光明永駐不滅。

話說至此，本當了結。但成佛之後，尚需下一轉語：即佛滅已，與眾生無異，在凡在聖；世出世間，毫無差別。何以故？因為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。佛法原來就在日常生活中，在行住坐臥中，在吃飯喝茶外，在言語相間中，在所作所為中。饑來吃飯寒添衣，困時睡眠熱吹風。一切任其自然，恰到好處。慧海經：有源律師來問：「和尚懂道，還用功否？」師曰：「用功。」曰：「如何用功？」師曰：「饑來吃飯，困來即眠。」曰：「一切人總如是，同師用功否？」師曰：「不同。」曰：「何故不同？」師曰：「他吃飯時不肯吃飯，百般須索；睡時不肯睡，百般計較，所以不同也。」如果于日常應用中，舉心動念，有執有求，即與佛法相違。故黃檗說：「若欲得成佛，一切佛法總不用學，唯學無求無著。無求，即心不生；無著，即心不滅，不生不滅即是佛」(見「傳心法要」)。此無求無著，離一切相，便是無心之心，譬如「恒河沙者，佛說是沙，諸佛菩薩釋梵諸天步履而過，沙亦不喜；牛羊蟲蟻踐踏而行，沙亦不怒；珍寶馨香，沙亦不貪，糞尿臭穢，沙亦不惡。此心即無心之心，離一切相。眾生諸佛更無差別。但能無心，便是究竟」。(見「傳心法要」)。然「心自無心，亦無無心者」。而關鍵，在我們懂得了這些道理後，要不執「心」，不執「無心」，更不執介於兩者之間的「中」，方能於無心之心中，保持自性清淨，常住真心。

以上是我讀黃檗「傳心法要」後的一點心得。本人於佛學，僅是一個初學者，學識淺薄，恐難一言中的。掛一漏萬，錯誤不免，今就正於方家，懇請不吝賜教。